

反派存在的意义

虽然书中正派的戏份更多，是展开故事的主视角，但戏份较少的反派，才是宏大时代背景的缩影，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，以自毁的方式完成试错，既是对时人的警醒，也为主角的人物形象，做了最后一次填充。

□ 撰稿 | 杨兵兵

我常常在文艺作品中临阵倒戈，对反派的关注远远超过主角。

成功的反派赢得关注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值得被肯定，而是他们往往走投无路，只能榨取潜能，爆发出复杂、充沛的生命力，以“矫枉过正”的激烈形式，对苦闷的生活进行讽刺与控诉，继而在被道德绑架的现实世界里，撕开一条血黑色的口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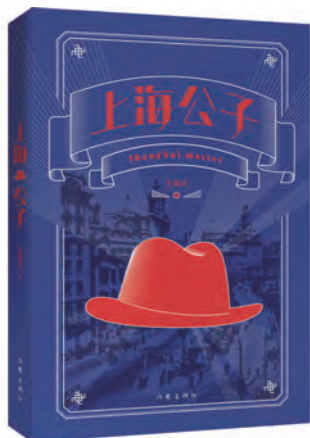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看一本叫《上海公子》的年代小说。主角是磊落光明的革命先驱，配角是背叛信仰的反复小人。主角为了完成组织上安排的任务，乔装成自己的孪生弟弟，单刀直入敌占区；配角为了一幅盗来的名画，不惜打伤亲妹妹，促使未婚妻陷害兄长、抛弃亲人。

倘若只看这个简介，虽不至于喜欢主角，但一定会对配角万分鄙夷。然而看完全书，代入自身，却对这个身为反派的配角难以释怀。读者尚且两难，足见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的纠结与真诚。

纠结在于，人性中本有的挣扎；真诚在于，作者叙述时鲜少被主观情感所扰，如冷眼旁观般，在情节主线中穿插主角与配角的成长经历，供读者自行去体会这个自我成长与自我毁灭的故事。

主角姓谢，生在上海滩一个富裕家庭，有一个以实务救国为己任的爷爷，从小敦促他背诵《马关条约》，要他记住国耻，长大后报效家国。他的座右铭是一副瘦金体手帖：为民族独立解放，为人民解除苦难。

配角姓裘，母亲曾是越剧名伶，因为嗓子意外受损，卸下了风光，成为富人家的乳娘；父亲曾是一名拳师，武艺超群，但因为拳脚敌不过枪炮，只好在富人家当了厨子。父母都是



《上海公子》
王霄夫著
作家出版社 2020 年 4 月

书讯

《碰撞与融合——跨文化笔谈》

本书贴近跨文化交流的理论与实践，内容分为“咬字嚼词”“说礼道俗”“刨根问底”“采光撷影”“题序撰评”五大部分，涉及国外的礼仪习俗、风土人情，英语词语的来龙去脉、寓意表征，英汉双语及双文化的异同体察、比照联想，把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盘托出，把母语与目的语以及它们的特定文化背景进行不同视角、不同层面的剖析和对比，不仅对从事国际交往以及开展文化外交的人士有启迪作用，而且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中获益颇多。

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却都不得已在生活面前低了头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

两种生活环境和教育方式，都带着巨大的压力和动力，催使两个人奋力地成长为时代翘楚。他们意气风发，同样在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事迹里热血沸腾；同样在神州陆沉、家国沦丧的动荡时期投身革命，同样凭着不懈的努力，成为组织上垂青的革命火种。

但又在忽然之间，因为一幅价值连城、内藏重大机密的古画而分道扬镳，一个人带着巨大的遗憾成为英雄，另一个怀着无尽的疑惑遭到处决。

他短暂的一生中，只有在逃亡时，才真正由自己做主，可逃亡本身，也是一种不得已。他的人生幸福被原生家庭断了根，他的原生家庭的美满，又被时代的激荡断了根，他在时代的洪流里随波漂流，代表的不只是他自身，更是当时一整个社会的迷茫。

因此，虽然书中正派的戏份更多，是展开故事的主视角，但戏份较少的反派，才是宏大时代背景的缩影，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，以自毁的方式完成试错，既是对时人的警醒，也为主角的人物形象，做了最后一次填充。

故事的最后，也是小说的开篇，或许是受到某种感召，一向克己奉公、严守纪律的主角，竟然违背组织原则，刻意逃避审查，将反派的骨灰带回了他们成长的地方，完成了后者的遗愿。

这次破例，像是冥冥中有一股巨力，将主角不动如山的英雄背影，稍稍往回掰动了一点，使之在逆光剪影中，留下一个逐渐清晰的侧脸轮廓。

如此由神退化为人，未尝不是一种圆满。

这也许，同样是反派存在的意义。■